

都市

高三的云朵

□梁冬霓

“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着光辉岁月，在风雨中抱紧自由……”一首粤语老歌，犹如一杯咖啡，在下雨的日子，氲氤着一丝醇香与苦涩，收罗过往的瞬间，打开我记忆的闸门。

那时，广播响起，Beyond乐队的歌声就满校园飞。疲惫而枯燥的高中生活，黄家驹的歌声一直是心头的慰藉。沧桑粗犷的声音，在我看来，是一种生命力的极度释放。高中三年，我那被抑制的青春也在寻找一个释放的缺口，以至于喜欢上那样的呼喊，跟着唱起来时甚至歇斯底里。谁也不会知道，我一个文弱的女孩，在高考的重压下面无血色，心里却渴望与歌声飞翔，艳羨着凌空而飞的鸟与来往的白云。而作业总是高过理想，我经常逼迫自己呆在小房子里头悬梁锥刺股地

学习，累了就望对面的灰瓦，那里偶尔有几只鸟飞过。因为努力过于艰辛，理想过于缥缈，所以那些坚定信念勇往无比的歌词，譬如“谁人定我去或留，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”之类的句子，总会就像细雨一样落入心扉，润泽着心里的干涸与苍白。

到高三时，我在学校的文学社里投了一篇稿，名为《心中的呼喊》，痛述高压之下沉重的高中生活，写得句句血，声声泪。编辑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，一位上身西装领带，下身牛仔裤或运动裤的眼镜男，大概是他外表的不羁与我内心的桀骜不驯有相同之处，那篇文章居然发表了。油印小册子传到班上来，后来给一个同学偷偷地放在班主任的宿舍。苦心婆心的班主任看到了之后，又找我谈话了，问是不是我放的，我嬉皮笑脸地说：

我知道您每期必看我的文章，我何必多此一举！但是他不生我的气，婆婆妈妈地说了一大堆压榨我们的时间是为我们好的话。可我已榨成人干，而且神经衰弱，天天精神恍惚，他说了什么我也未记入心中。所幸，那篇小文章还是发挥了一些用处，班主任此后剥夺我们时间的疯狂度终于有所下降。

虽然日记里都是声声哀怨声声叹的往事，但我更愿意回忆起日记本遗失的内容。比如音乐室里的钢琴声穿枝拂叶，如一股沁凉的溪流流过我们失血的心田；比如高中时我曾经写过一部相声，与一位文学发烧友自驾游，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引起全校师生的捧腹；比如与闺蜜在黑色恐怖日子里还东拼西凑，集全金庸的武侠小说，疯狂地迷失在英雄气概儿女情长的江湖中……记忆最深刻的是在一

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与闺蜜跟着几个男同学去看电影。当时已临近期末考试，学习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大有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势，自己去看电影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何况还跟着男生！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当时的心情：冒着生命危险。哆哆嗦嗦地走在路上，恨不得头上套个袋子，不被熟人发现，可又听着内心叛逆的召唤，最终战战兢兢地走进电影院里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记得那场电影是《侏罗纪公园》，巨大的恐龙把我吓得半死，回家之后，父亲淡淡地问了一句去哪儿了，又把我吓个半死。可在平淡单调的高中生活，似乎有这样的刺激才有一些叫青春的东西。

我一个立志从医的理工女，在数理化中浴血奋战三年，高考时却靠语文英语拼命拉分，上了重点本科线。原来只预计上二本线的我，本

应举杯邀月欢庆一场，却迟迟不见录取结果。其他本科专科线的同学都已通过电话查到录取院校，只有我未知路在何方。一个电闪雷鸣下着滂沱大雨的夜晚，母亲急急匆匆地告诉我，我被某爆冷的大学一个专业录取了。这简直是晴天一声霹雳，此后整整哭了一个星期，过上暗无天日的生活。父母怕我想不开，成天陪着我。后来才知，该大学有优先录取权，见志愿表格尾有我随手填的一个志愿，就早早把我的档案调走……黑色的七月，是雷，是雨，是泪，却也是风，是云，是过往。

高考只是一场出发，不是结果。今天的我，在当年信手填报的专业里学有所成，并从之乐之。又是高考日，遥望那些逝去的云朵，那些艰辛与欢愉，只想说声：青春你好，人生永不言败。

风铃

雨中荷花池

□陈梅燕

雨下得正酣，我又撑开了伞，走向岐江。没有人知道，我是为了那一池荷花而去的。

我知道那湖中的荷花早晨开得最美。美得挺拔，精神，独立，傲然。你来或是不来，它都是盛放的姿态。可雨下了，这下得有点猝不及防的大雨，会让它收起姿态吗？或者是让它有了颓态，一蹶不振，我想我有了那份窥视的心理，有点一探究竟的韵味，看花，也更像是看人一样，居然变得饶有兴趣。

雨打在伞上，密密匝匝，如同春蚕吞吐叶子发出持续不停的声响。这声音能钻进人的心底，似乎让人觉得，雨也有了自己绵长的气息和生长力。我慢步雨中，发现路两旁不知名的花开着，朵小而娇，花艳而俏，淋不湿的馨香，在雨幕中散开来，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伞外的世界被雨滴笼罩着，暗淡的天色预示着似乎有更大的风雨。水汽迷濛中不经意的一个眺望，发现岐江上居然有一只白鸟掠过。虽然它飞得很低，不知是去觅食还是准备去躲雨。为什么雨天不呆在巢里呢，就像人躲在被窝一样，不更好一点吗？

可不是，还有人在雨中跑步呢。想想自己也是在雨中的，会不会也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，另类就另类吧，好歹我还有把伞，也不算突兀。每个人都有困囿于心旁人无法解的感，谁又能知道一只鸟是怎样想的。鸟也许是想索性一点吧。这样想时，就为一只鸟释然了。

来到岐江公园的荷花池时，只见细密的雨脚踩在水面，水面上便有了微微的凹点。持续不断的小旋窝就像一个嫣然一笑的美女，别有韵致。还没看花，湖就已是派派氲氲动人的景象了。而花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毫不颓丧，白得脱俗，粉得动人，挺起的花瓣迎着雨，仿佛能对雨说，你打你的，我开我的，你下你的，我美我的。倒是周围那些簇拥着它那半青半黄、还有点干枯的叶子，让人不忍目视。我有心想不明白，打落在花上的雨，那么密集，那么无情，毫无怜惜，花何以还那样精神而有力量。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美而美，就可以抵御风雨的痛击了？

我久久不曾离开，不离开的我发现了花的疼痛。雨落一下，花瓣就轻轻颤动一样，雨持续不断地落，花就持续不断地动。真让人担花会折了瓣，成了雨中臣子。可似乎它又很有韧性，被雨弹压，又能把雨卸掉，升回到原来的模样。雨过无痕，它还是饱满的、精神的，甚至更明艳动人了，让人心生怜惜，也心生敬畏。

看了看时间，虽然不舍，可我不得不离去接孩子了。接了孩子走出教育机构不远，瓢泼的大雨让只有一把伞的我们选择躲在商店的走廊避雨。儿子坐在凳子上，拿起我的手机下起了他钟爱的国际象棋，进入他的智力角逐。这时，我注意到，坐在长凳另一头的还有两个人，估计是夫妇，在悄声唠嗑着。我估计他俩是说雨，一派岁月静好的样子。此刻，有人执伞前来，送到他面前，闲聊天像是他们热心的邻居。不知为何，男的执意不要伞，走进雨里，说回去就冲凉，伞是多余的。女的撑开伞，追了上去。

这一幕把我还飘卷在那花那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女人在风中飘卷起的花裙，让我觉得像花，男人倒是像不成样的叶子。可他们风雨中的身影，感动了我。

我在想，那一池的荷花，会不会因为这雨落在岐江的风景里，而有了脱俗和新语。

玫瑰花

□何中建

哥哥，帮我买一枝玫瑰花可以吗？你看旁边的姐姐这么漂亮，你就买一枝玫瑰花送给姐姐嘛！一个小女孩一边央求一边跟着我和辉的脚步！

我转过身：小妹妹多少钱一枝？20元，就20元！好便宜的！我卖给别的人是30元一枝，我看见姐姐这么漂亮不忍心收30元，你就买一枝送姐姐好不好？我顿时一愣，20元一枝？我的口袋里总共才45元，而且这还是学校前两天刚发的本月生活补贴，我要是拿20元买枝玫瑰花，那后半个月的生活零花钱该怎么办？

辉收下玫瑰花之后又从口袋里拿出10元钱，但小女孩说已经收过钱就不能再收，推搡中小女孩手上的玫瑰花突然散落一地，我急忙

弯腰帮忙收拾，发现小女孩已经泪眼滂沱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这样回去妈妈会好生气的，花弄坏了我怎么赚钱去找爸爸？

在与小女孩的交谈中得知，她爸爸是一位特殊军人，只要祖国有需要，他是随叫随到，而且不能与任何人联系。小女孩说在妈妈肚子里时，曾与爸爸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有过亲密接触，每次想爸爸时只能抱着爸妈的婚纱照，妈妈有时也会望着爸爸的照片发呆。爸爸临走时和妈妈说：等院子的玫瑰花开满园时我就回来了！可是一年又一年，院子里的玫瑰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始终未见爸爸回来，妈妈四处打听没有准确的消息。今天是情人节，妈妈说出来卖花可以卖个好价钱，等筹够路费就带我去找爸爸。

我摸着口袋里仅有的45元，留下5元后全部拿给了

小女孩。小女孩说什么也不肯收下，情急之下我说你再给我一枝玫瑰花就好！接过钱后，小女孩拿出两枝玫瑰花递给我，开心地道声谢谢便离开了！我顺手将花递给辉并说：亲！情人节快乐！辉轻轻地将头依靠在了我的肩上。

大学毕业后，迫于工作和家庭压力，我们分开了。辉选择留在老家一个城市发展，后来听说有个男孩爱上了她，在他家的院里种满了玫瑰花。工作后，我也在自家的花盆里种了一棵玫瑰花，每年情人节它开得灿烂，当花开满盆时，我摘下一朵想去邮寄却找不到联系方式，唯有收藏于心，默默地、永远地祝福辉煌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。

如今20年过去了，卖花的那个小女孩也长大了，听说她爸爸早已回到她身边，她家院里的玫瑰花每年还会如期开满园。

追忆

藏在端午的一枚蛹

□林小冰

晨光清明，忽闻“嘶——嘶——”蝉鸣。平和的光阴被一声蝉叫勘破，“哈味纯，叫匀匀。叫够五月节，人扒船。”童谣随着蝉声陡然起，端午又至。

赛龙舟、洗龙舟、挂香囊，吃粽子，使人隐约回味着诗句中的景象。仿佛也是这样的仲夏，草木蓊郁，蝉叫此起彼伏，苏轼照见佳人“轻汗微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”，比起李子仪“小雨湿黄昏，重午佳辰独掩门”的凄寂，贝琼“风雨端阳生晦冥，汨罗无处吊英灵”的悲壮，我更喜欢苏轼难得的细腻，一改棱棱傲骨的豪放，像山峦氲氲的云气，画面美得不可想象。

赛龙舟，一说自古越族人祭龙神流传而来，一说源于湖南西北部沅陵。龙舟乃狭长的船，家乡的龙舟，色彩、造型谈不上丰富，但是，赛龙舟前夕，择壮汉抬龙舟到母亲河。龙舟下

水前要请龙，人们按主次祭祀祈福，那种为了完成理想之前的虔诚，使人看见内在精神的庄严，便常常深受感动。端午日，往往是好天气，沿溪边挤满了人，盼了一年又见赛龙舟。我们把赛龙舟叫扒龙船，划头位的人，称“扒头槳”，一般由全船力气最大的人担当，拿了头名叫得“头标”。

少年跟父亲去过一次，原为了看龙舟，人群中却只想细看周边众人的面容，有歇了农活、关了店门的男男女女，有如我一样凑热闹的少年……夹在人堆里，只听从远到近，龙舟号子、鼓声、鞭炮声、欢呼声，轰然如雷而来，又以潮落消退而去。回家后，母亲让父亲洗龙舟，洗去尘埃，洗去邪气，保一年平安健康。水必是午时去井里打的，称午时水。水净沁凉，放太阳底下晒，过了时辰收起，一部分瓶子密封，上火来一杯，喝了消火。后来井水遭到污染，接的自来水，便再无瓶装饮用。接到桶里的午时水，往桶里放蒲、艾、松叶，这三样可谓“端午三友”，家里每个人都洗，驱邪避疾。

男孩成年前，女孩初潮前，称“未出花园”。在端午这天洗龙舟，除竹叶、艾叶，还需黄心梅、九里香、米兰、含笑四样，印象最深是有小石子，平年12颗，闰年13颗。后来问母亲但凡会开花的都可以吗？她说开花后会结籽的才行。家中有几个“未出花园”的小孩，母亲就准备几个脸盆，端午一早，把物件装于脸盆，放上水，置于大路边，家家户户的搪瓷脸盆挨挨挤挤，路过的人总会瞧一眼，叫瞧花水，这名字取得多俏！午时前，各家母亲仿佛约定般，拿上盖子，往脸盆一盖端回家，直到给小孩洗澡前都不可打开。脸盆之物如同神物庄严，有母亲对生命的一切敬与爱，使我此后永远如同她一般，对生命怀着感激与珍惜。

母亲对于传统习俗十分坚持。一早起来，摆上八仙桌，置放五簋或七簋鱼、肉，三台蜡烛，三炷香，我们依序跪拜，向祖先叩头，母亲还会额外悄声念些话，大致就是保佑风调雨顺、四季平安。这是她的信仰，是对天地的感谢，我至今仍喜欢看母亲拜祖先，似

乎从她身上我得到的力量，能够消除对岁月的惶恐与不安。

拜完祖先，我们才可以吃早饭，有一道白茄焖黄鱼，是每年端午都吃的，母亲说吃了驱蚊。早饭后，她叫我们把她用蒲蒲编织成的圆环，用红绳和艾叶、松叶系好，悬挂于门窗。

母亲把凉席全收去洗刷，在日头下暴晒，说晒了五月节的太阳一年不发霉。说着又把做的粽子拿去再蒸过，那本是送长辈的，留有剩余，到这一天拿出来。到了午时，端来午时水洗净的桃子和李子，还有粽子，给我们享用。

对于端午最深的印象，不是贫困生活中突然多了美食，不是单调中多了龙舟号子，是一直喜欢“未出花园”这四个字，那样旖旎那样天真，却说尽了人生初始的悲凉。